



记忆中的东沙河

□米爱国

在咱枣庄老城区的东边，自北向南流淌着一条古老的河道，人们俗称“东河”，也就是现在说的东沙河。它发源于卓山脚下，流经现在市中区的五个乡镇街道，行程近30华里，汇入峰城大沙河，而后一直向南流去。这条河对枣庄老城区来说是条老河，是条大河。它浇灌着河两岸的庄稼，它承载着东部城区的污水排泄和暴雨天的洪涝，更是原枣庄煤矿东大井的生产河，所以对我们生长在鲁南煤城的人在这东河上留下了许多的记忆。

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洼处流”。东河就是依据这句千古不变的名言自然形成的河流。至于有多少年的历史，笔者没细考究过，但不是人工挖凿，这倒是敢肯定的。由原枣庄煤矿东井大铁桥（洋桥）逆水而上，进入了原址河床。这里有两道河汊，一条来自西北，一条来自东北分流，指向了雷村和小李庄。西北方向涵盖了整个北卓山区域；东北这条可通达30公里以外的周村水库。

河道两岸沟壑纵横，形成自然无砌垒、无坝拦，完全是山、水、田、林、路的和谐风光。就在两股河道汇集的地方，大庙在东河中间的沙滩上老人在此掏了两眼泉井，方圆五六里路的人都来挑水吃。据现在80岁上下的老人讲，那里水质甘甜，碱性小好喝。过去是咱枣庄城区东北部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地。原来叫做老泉，

不知用了多少年，直至后来市区逐渐有了十里泉的自来水，那些挑水的扁担水桶就与老泉告别了。

顺河而下，离老泉里把地，就是枣庄煤矿东大井地段了。这里河两岸青石垒砌，铁桥横跨，大架子、洗煤厂、煤泥坑都在河西沿。东河水被大泵抽去用去洗煤，然后再排回河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的童年，就住在这条河边的枣庄街上。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与东河相伴。虽然岁月逝去多年，但回想起来记忆犹新。阳春三月河开柳放，我们这些小孩常常跑到河边，拿那些被春风摇曳的鲜绿柳枝，捋上一两节弄个哨子吹。又过些天，学校组织少先队员清明节给烈士扫墓，俺们男孩到处折柳条编个草帽戴在头上，在烈士墓前听老革命讲述革命烈士们的英雄事迹。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和煦的春风，领略着田野上草长莺飞的大自然景观。小同学们个个朝气蓬勃，开心极了。

转眼间，夏季来临了。随着雨水的增加，河里的水也逐渐增多，又是大暴雨下的时间长，上游沟满河平，滔滔洪水涨满两岸，而且越涨越高，冲上了河岸堤坝。放眼望去，水苍苍雨茫茫耳边嗡嗡作响。小孩拉着大人的蓑衣来看东沙河发大水壮观场面。放暑假了，孩子们光着背穿着小裤衩，提着个小罐头瓶满河里逮鱼抓虾，一个假期过后都晒得黑黝黝的。

俺们这些小朋友最喜欢东沙河的秋

季。太阳不是那么毒了。周村水库放水，东河沧渭分明“东清西黄，东温西凉”。水库的水清，流经几十里路晒得温乎，而从西岸边淌来的东大井水含硫黄大，又是百米以下抽上来又黄又凉。站在河中间感到既奇特又好玩。一进农历七月我们这些少年儿童就可解馋尝鲜了。在俺枣庄街的河岸长着六棵摸不过来的大枣树，树龄约有300多年。据资料考查当时这东河两岸枣树成林，枣庄街取名而得。连年战乱、大炼钢铁年代砍伐侥幸存留下，这几个小孩一邦接一邦地爬上去够枣吃，抬头往上看果实满枝，低头往下瞅大河流水，情不自禁扯起嗓子唱起人人都会的革命歌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唱得正带劲忽然觉得脊梁上火辣疼，让毛虫给蛰了，赶紧溜下枣树，回家找面糊去吧。

天气渐凉西北风刮起，冬天河面上游来的水很少，可枣庄矿洗煤厂的水哗哗地流淌。那时候矿上常搞大会战、创高产，洗煤厂的产量倍增，机械也有累毁的时候，排水中夹杂着大量的煤渣泄下东河。一夜之间，数百米的河道变成了黑河，“矿上又跑炭了”满河底都是厚厚的炭泥，这个街上的人，还有那些乡下赶集的人都到处找家什，投入到东河捞炭的大军之中。少者三四百斤，多者二三千斤，弄回家就解燃“煤”之急，一个冬天河里总得跑上几回炭，附近的居民不愁烧。围着热烘烘

炉火，烧着不花钱的炭一家人美滋滋的。

斗转星移，光阴似箭，一晃三四十年过去了，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子，如今都成爷爷了，东河也已事过境迁，枣庄矿关了，洗煤厂下马了，煤泥坑没有了，周村水库来水改道了，河里早已不现那清水潺潺，黄水汇流的岁月了。

原来这是条城郊河，河西是城，河东是田野庄稼，可现在由于城市的扩展这条河早已成了城中河，河岸两边高楼林立，路水油污，垃圾片片，东沙河只是个空名，即无沙又无水，更无鱼虾，标准的“三无产品”。当我们领着孩子走在河岸边，给他们讲俺小时候的东沙河时，可真成了“天方夜谭”。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今年刚一开春，市中区政府顺民心、合民意，决心整治东沙河，将这个工程纳入到市中区2014年20件惠民实事之一。北起北外环，南至人民路，全长9公里，河道沿线宽度72至80米，总投资约1.8亿元，把河道截污与沿岸景观相结合，打通了沿河两侧通道和滨河步道，为沿岸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空间，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一河清水、两岸畅通、景观优美、功能完善的治理目标工程，计划于今年底完成，这可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期盼着到那时这条古老的东河，这条充满现代气息的东沙河，一定会焕发出诱人的光彩……

（作者系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诗歌

父亲

○吴长海

父亲是个纯粹的老农
一生用朴素的思想
与土地默默交流

老牛与犁耙
锄头与草帽
是父亲最亲密的伴侣

父亲渴了
几口山泉水就能满足
父亲累了
一支劣质烟可以提神

父亲一生没有惊人的壮举
只是用汗水把土地
浇灌得肥沃流油
然后换来五谷丰登的笑纹

父亲老了
岁月把他锻打成一把镰刀
让他勤勤恳恳地
收割自己的一生

父亲要走的时候
还要把自己最后一滴泪
洒在土地上

这时
成群结队的禾苗
涌来为他送行
（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市文学爱好者）



市中新報
生活需要

风吹麦浪香

□陈树庆

人间五月天，麦浪翻田间。不经意间又到了麦黄收割时节，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是庄稼人最为繁忙、最为高兴的时候，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农事季节。

芒种前后，阡陌纵横的乡野，抬眼望去，看不到头的金黄麦浪起伏如潮，像是要挣脱田野的束缚，自由的流动。暖风中时不时地吹来阵阵麦香味，闻着醉人，醉心。

庄稼人站立在麦田埂畔，凝望着起伏的麦浪，脸上露出阵阵快意的笑容。在动镰收割之前，家家户户要去集市买了草绳、镰刀、草帽回来，然后在磨刀石上把镰刀磨得锋利。俗话说：“蚕老一时，麦熟一晌。”庄稼人去麦地更频繁了，走在田埂上，密密匝匝成熟的麦子，互相摩擦着发出唰唰的脆响，会让你感到生命的律动，看着田野里麦浪打闹、嬉戏、汹涌，而飞鸟也不时来点缀这壮美的场景，翩若飞鸿地从麦浪上掠过远去，成为一道壮丽的乡村画景。经过几天烈日暴晒后，庄稼人俯身摘下一个麦穗，用粗糙大手一揉搓，嘴一吹，就变出一把麦粒儿，捏起几粒麦粒放嘴里一嚼，眯缝着眼笑道：“可以开镰了。”

收割麦子是头等大事，农谚曰：八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二成丢。这时候是庄稼人最苦的时候，因麦天也是多雨多风的季节，天气说变就变，经常会遇到明明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忽然一片阴云伴着一阵冷风过来，就有豆大的雨点落下来，所以，庄稼人都要趁天气晴朗抢时收割小麦。人人不怕酷暑烈日，抢收疯狂，生怕下场大雨，致使一年的希望泡汤。每天天不亮，一家老小都早早起了床，拿着准备好的干粮，带着水和镰刀到地里收割麦子，人影朦胧，麦影朦胧，只听见镰刀与麦秆接触时的“擦擦”声。天渐渐亮了，红红的太阳升出了地平线，只见在滚滚的麦浪中，庄稼人弯腰弓背，一手拿镰，一手抓麦秆，在唢呐声中人就像一条游蛇一样快速前进着，后面很快

就留下一道长长的麦茬，真是万头攒动，千铎竞挥。正午烈日炎炎的太阳晒在身上，汗水肆无忌惮地从脸上流淌下来，滴到地下，滑到嘴里，咸咸的苦涩味，这时候，能在阴影下站一站也成了奢望。到了这时，再也顾不得累和痛，男女老少都像疯了似地收割小麦，把自家忙完了还要帮助邻居，直到将最后一把小麦收捆完为止。

每当麦子成熟时，连学校都放两个星期的农忙假让学生回家帮着大人干活，小孩子帮不上什么大忙，在地里拾个麦穗，把自家地里拾完了就去拾路上掉的麦子。赶上阴雨天是最紧张的时候，刚刚还是半阴半晴的天气，忽然一片阴云伴着一阵冷风过来，就有豆大的雨点落下来，整个田野里就忙乱起来，家里能上手的劳力全部行动起来，赶快把麦子收拢成堆，再覆盖上能挡雨的塑料纸，要是被雨淋了，一年的收成就要受到损失了。

到了夜晚，庄稼人都会在打麦场里看守自家的麦垛，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躺在平坦的打麦场上，亮澄澄耀眼的灯泡周围聚满了各种飞虫，也映照着一张张疲惫的脸。对于正值童年时期的孩子们，是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寻乐的机会的，聚在一起，在麦垛上爬上爬下，玩着捉迷藏的游戏，白天的疲惫一扫而光，个个像小猴子似地蹦着跳着呼喊着，到了后半夜，才在大人们的训斥声中很不情愿地结束了游戏。晚风挟带着夜的热闹和清新的麦香，在旷野上飘着，沁入农家人熟睡的梦乡。

十里草木旺，风吹麦浪香。白居易在《观刈麦》中吟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如今，农耕文明的某些经典场景正在远逝，再也见不到那种人工收割的场景，麦子的收割、脱粒，大多用上了机器，昔日麦收时节忙碌的劳动画面成为一种记忆，但庄稼人守望着麦浪，回味生命的成长、经历季节的更替、收获丰收的希望，一直镌刻在内心的深处。

（作者系山东省寿光市文学爱好者）



《五月杨梅正满林》 周龙兴 摄 苏州市

公益广告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共产党好
老百姓乐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广东龙门 梁彩欢作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最吉祥
是有粮

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山东巨野 孔庆臣作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中国何以强
缘有共产党

在革命年代，
在战争年代，
在和平年代，
在新时代，
中国何以强，
缘有共产党。
——习近平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上海丰子恺旧居陈列室供稿